

蕩寇志



後水滸 (二)

第八十八回

演武廳夫妻宵宴

猿臂寨兄弟歸心

話說當時希真對永清道：『你既說明年三月合巹，我都依你。只是我有一言：我這小女也是一員猛將，摧鋒陷陣，少她不得。我這里廝殺用兵，早晚說不定，你二人免不得相見，那裏迴避得許多。我的主意，先擇個吉日，你們二人先拜見了，兄妹相稱，可以省得迴避。陣上又好照應，你不必只管稱弟子了。』衆將都道：『主帥之言極是。』希真道：『後日是重陽佳節，又是大吉日，便可行禮。』永清叩頭拜謝。當晚衆頭領都公糾酒筵，與永清賀喜。永清歡喜得一夜睡不着，想道：『久聞女飛衛的英名，但不知她的性格何如？若武藝雖好，性子嬌悍，也屬無趣。真難得陳將軍這般愛我，怎生報答他？』

日子最快，已是重陽了一早，那廳上廳下，都張燈結綵。永清換了一身華服，上廳來先參拜了希真。衆將都齊，劉慧娘也在內。當中點起臂膊粗的龍鳳蠟燭，焚起一爐妙香。希真叫請姑娘出來。少頃，環珮丁東，幾個女兵都插花帶朶，打扮着，捧擁麗卿出堂。永清望見，吃了一驚，低下頭去。二人拜了，又同拜了希真。衆人都見了禮。論年紀，一般都是十九歲。永清乃是五月初一日建生，麗卿乃是四月初九日建生。——那日過飛龍嶺，冷豔山正是她的生日。——永清小二十一日，呼麗卿爲姐，永清爲弟。敍禮都畢，大家讓坐。希真同女兒坐了主位兩席，那邊客位上，永清第一位，劉廣第二位，慧娘在劉廣肩下，坐了第三位，苟桓第四位，苟英第五位，范成龍第六位，……共八桌酒筵。階下奏動細樂。安席已畢，麗卿仔細看那祝永清生得伏犀貫頂，鳳目鸞肩，

臉如傅粉，唇如丹砂，嘴角邊微微的現出兩個窩兒，戴着頂爛銀束髮紫金冠，穿一領盤金白緞蟒袍，繫一圍紅底金鑲白玉帶，腳踏一雙烏緞朝靴，端坐在那邊，果然是座玉山一般。麗卿暗暗道：「聲慚愧，果然是個英雄，看他這般氣概，將來怕不是個朝廷的棟梁？他若不被魏虎臣那廝驅迫，怎能得他到這里？奴家把身子託付了他，真不枉了爹爹好眼力。」那李清偷眼看麗卿，真是畫兒上摘下來的一般，怎不歡喜。自忖道：「天下世間，那有這等人物？我今日莫非當真撞着神仙了。」那劉慧娘見那李清也是喝采，暗想道：「遠看不如近觀，他兩個人好福氣，不如我那雲龍，比他何如？」一酒至數巡，食供數套，當日衆英雄歡飲，直至二更始散。連日衆頭領輪肩辦酒賀喜，儘日價曠敝。

不覺在九月十五日，那日涼颼捲起，天高氣爽，衆英雄都在廳上高會，興濃酒闌，劉廣教衆頭目裨將，就筵前舞鎗弄棒，比試取樂。衆頭領都歡喜，各出金帛利物打采。那李清酒後耳熱，便起身對希真道：「小婿放肆，願舞劍樽前，以助一笑。」希真大喜，李清脫去那身白蟒，露出裏面襯衫，從人捧上那口紅鏹劍，走下階去，衆人都讓開了。李清使開那口劍，擊刺有法，進退非常。麗卿暗笑道：「你着他在我前賣弄精神，我休教他獨自逞能也。」起身對老兒道：「孩兒要與兄弟並舞。」希真笑道：「我料得你必要獻醜。」麗卿便叫侍奉的裨將，「取我那口青鐔劍來。」便脫去了那件大紅對襟三藍繡花衫，卸去了鬢邊的兩排黃菊簪，緊了那麻姑髻，按一按珍珠抹額，扎起了百摺宮裙，抹去了釧兒，露出那大紅洋金窄袖襯襖，那裨將捧過劍來，麗卿接了，也走下階去。李清見她來，忙收了劍，立在一邊，衆將都立起來。希真道：「同舞何妨？」二人謙遜了一回，大家放開步位，理開解數，竟是一對穿花蛱蝶，寒光四射，廳上廳下，無不喝采。舞罷多時，希真笑道：「收了吃酒罷。」二人那裏肯住，各要顯本事，漸漸的蓋緊來，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的，只聽得風雨之聲，少刻化作

兩道白光：一邊白光裏，影着一個猩紅美女；一邊白光裏，罩定一個玉琢英雄——風車兒般旋轉。衆人看得眼都花了。又好多時，二人慢慢的一齊收住。從人上去接了兩口寶劍，二人又見了個禮，一齊上廳來。衆人大喜。希真哈哈大笑，便親賜他們兩杯，二人都拜謝飲了，各歸坐位。衆樂工奏着細樂勸侑，又是數巡。永清啓請希真道：「小婿貧而無厭，聞得姐姐的弓箭穿楊貫虱，一發求賜教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今日大家歡聚，又不是賭賽，過幾日到教場去比試。」永清謝了。麗卿暗想道：「我看他這般考覈我，怎地待我索性顯個本事，好叫他死心塌地。」又吃了回酒，衆英雄都已面帶春色，大家起身散步。麗卿私下對劉敵嘉員費姨夫你攬掇我爹爹到教場裏去。」劉廣點頭笑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便對希真道：「這幾日教場四面，經霜的楓林，火錦一般，赤何不去費玩一番？」希真道：「有理，大家都去。」就往太廳西首穿角門過去，沒多少路，到了大教場。衆人到演武廳上，看那丹楓喝采一番。麗卿對希真道：「爹爹兄弟說要比箭，何不就比？」希真笑道：「我曉得你有一點本事，再隱藏不住，叫他們設罟子。」從人忙去取了幾副隨用的弓箭，兩個伴當去演武廳前，按了步數，掛起三個金錢，一字兒橫着——那金錢只得茶杯大小，是麗卿常射的。麗卿便去挑選了一副好弓箭，送與永清道：「請兄弟先射。」永清謙讓，希真道：「自然賢婿先請。」永清接了弓箭，道聲有僭。原來永清的箭，也是百發百中，却不及麗卿的神化，他只道麗卿也不過如此。酒後高興，也要賣弄，便吩咐那親隨，到罟子邊把金錢取了一個，又退了十幾步。那親隨將金錢高擎在手裏，遠遠對永清立着。永清擎着弓箭，惻立在演武廳心裏，塔上箭，輕舒猿臂，扣滿了，覷定那親隨手裏的金錢——衆人都替那人捏把汗——只看攔的一道寒星，往那金錢眼裏穿過去。麗卿也暗暗的喝采。永清不慌不忙，連發三箭，都從那金錢眼裏穿過。那親隨人這般伏侍慣的，擎着那金錢神色不變。衆人齊聲喝采。劉慧娘也吃一驚，忖道：「那日飛樓上虧我有準備，險

些被他射個透明窟窿。『永清當時把弓繳還，麗卿接了，便取兩枝箭，一枝把來插在腰裏，一枝搭在弦上。那親隨人見是別人來射，連忙避開。麗卿却走出廳下月臺上去，希真道：『你到那裏去射？』衆人都下廳來，只見麗卿把着弓箭，仰天看了一看，霍的扭轉柳腰，拽滿了雕弓，颼的一箭，往那天上射上去，那枝箭直竄入半天雲裏，力盡了掉轉頭往下落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枝箭方掉轉頭，落得沒多少，麗卿早搭上第二枝箭，颼的又射上去，箭鏃對箭鏃，射個正着，鏘的一聲，把上頭那枝箭激開去，離却數丈，兩枝箭都掉轉頭，滴溜溜的一齊落下來，斷並着播在教場心裏。衆人那一聲驚采，暴雨也似的響亮。永清大驚，上前拜服道：『姐姐豈但不飛衛，真乃天神降凡也！』麗卿連忙答拜。衆人大喜，都仍上廳一了。永清暗喜道：『我得此人爲妻，何願不足？更有何求？真不知是那世裏修得！』希真道：『秋色實屬可愛，我們就把酒筵移來此處，今日團圓日子，慶賀酒筵，便從今日圓滿。』當時演武廳上擺好，添些菓品，撤去了歌舞，衆人都脫去大衣，換了便服，歡飲至晚。月光上了，衆人都告辭，謝了散去，只剩希真、永清、麗卿三人。從人掌燈火上來，麗卿道：『今夜好月色，爹爹！我們多坐坐去。』希真道：『最好，但我看你們二人都拘拘束束，倘未盡興，何不洗盞更酌？』永清道：『泰山敬客，自己也未暢飲。』于是吩咐整頓了杯盤，三人重復入席。希真又飲了數杯，看他二人都斯斯文文，各無語言，希真暗想道：『他們礙了我，有心腹言語，不能暢敘，我不如避了。』便說道：『我兒！你們今日是姐弟，將來不久便是夫妻，不必只管拘束。我明日五更要去祭煉那九陽神鐘，不陪你們了。』二人都留道：『正要孝敬爹爹幾杯，怎的便去？』希真道：『不必，我正事要緊。』便吩咐那幾個裨將并衆女兵道：『你們好好伏侍。』希真起身便回去了。永清、麗卿二人送了轉身來，又都行了禮，讓麗卿上首，麗卿道：『我是主人，那有此理？』永清道：『休論賓主，只是姐姐居大。』麗卿笑道：『恭敬不如從命，今日我權且僱你。』二人對面坐下，女兵輪流

把蓋那些裨將，都按劍侍立；二人各訴心中本領，十分入港。正是酒落歡腸，更不覺醉。永清問道：「那一位姑娘是誰？是不是那日在飛樓上的劉慧娘？」麗卿笑道：「你知道了，還問她則甚？便是雲龍兄弟未過門的娘子——還有那個？」永清稱贊不已，道：「好個聰明女子，果然奇巧！」麗卿細問永清家中的事，永清又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麗卿聽到他母親割股療病，絕食完貞，不覺滴下淚來。永清也洒淚不止，又說到全家遭梁山泊屠戮，身見麗卿那兩道柳眉，殺氣橫飛，說道：「兄弟將來奴家生擒了宋江那賊子，交與你碎割！」永清感激稱謝。二人又痛飲一回，說些閒話。永清道：「姐姐這般好月色，我同你閒步一回。」麗卿道：「妙哉！便吩咐備馬。二人都到月臺上，已是三更天氣，那冰輪正當天心，照耀得那教場一汪水也似的清涼，將臺上那面帥字旗，隨着微風蕩漾——沉沉夜色，萬籟無聲。麗卿見那旗竿頂上錫打的平安吉慶，忽然想起，問永清道：「兄弟那枝方天戟，有多少斤重？」永清道：「四十斤。」姐姐的梨花鎗多少？」麗卿道：「比你的輕四斤——三十六斤。」永清道：「姐姐這般神力，何不再用得重些？」麗卿笑道：「兵器又不在斤兩上分高低。古人說得好，四兩能撥千斤重，當年呂布何等了得——有句老話，『三國英雄算馬超，馬超還是呂布高。』——他那枝方天戟，只得二十四斤，關王八十二斤的大刀，他也敵得過，何在輕重？」永清點頭，從人備好了馬，牽到月臺下。永清見那匹棗騮，稱賞不已。麗卿道：「我這馬有名，叫做穿雲電，你那匹銀合，也了得。」永清道：「這是匹大宛馬，戰場上熬過幾次。」二人都上了馬，從人遞過馬鞭，八個馬蹄踏着月色，緩緩而行，從人都追陪着。永清道：「我們都在玉壺中也！」一時興發，抗聲吟道：「姮娥搗藥靈霄闕，碧海亭亭澄皓魄，猶似弟兄離別多，上弦纔滿下弦缺。」麗卿聽罷，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對着月亮，吟吟唔唔的，念誦什麼？好像似讀唐詩，又像說這月亮，什麼上弦下弦，今晚的月亮鏡子般滾圓，那裏還像一張弓？」永清笑道：「對此月色，偶動心曲，胡亂

口占一絕，污了姐姐的玉耳。」麗卿笑道：「我不省得什麼叫做一絕二絕。」永清道：「原來姐姐不善吟咏！」麗卿道：「你不要打市語，只老實說。」永清道：「便是做詩。」麗卿大笑道：「好教詩來做！我老實對你說，字我也認識幾個，便叫我寫也還寫得，只是苦不甚高，像你與那雲姐公家寫的四幅束絹亂撇亂劃的草書，却沒幾個認識。」永清大笑，簽劃式：「姐姐恁般風雅，爲何不讀詩書？」麗卿笑道：「書我爹爹也教我讀過一本孝經，後來又教我什麼孫子十三篇，解說與我聽，裏面都是些用兵的法兒，這幾年也忘了些。我是這般愚笨，你休要怪我。」永清道：「姐姐說那裏話？姐姐是天上神仙，永清得侍奉左右，偌大福力，怎敢說怪字？」麗卿笑道：「神仙早着哩！我爹爹恁般講究，尚不得到手。」永清見她這般天真爛漫，十分歡喜，不覺已到教場盡頭照牆邊，二人兜轉馬並立着，還望那座演武廳，濃濃的裏面燈燭輝煌。永清回頭見那座參宿已從東方高高的升起，稱贊道：「妙呵！你看參星這般明亮，月光都奪他不得。參星大明，天下兵精，且多忠臣良將，何愁天下不太平哉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。今夜半點雲彩都無，月亮星斗分外明亮，兵馬時常操演，自然精熟。」永清笑了笑，又看了一回，二人並馬而行。麗卿道：「兄弟，你可會得空手奪槍麼？」永清驚道：「聞有此事，並不會見。那裏去學？」我師父纔廷芳弟兄也想學，却無處訪師。姐姐你可會得？」麗卿道：「是我家祖傳，有甚麼不會？」永清大喜。麗卿道：「這個法門學會了，那怕刀鎗劍戟麻林一般，空手鑽進去，不但無傷損，還好奪他家伙使用。只是這個法門，最妙最險，要鍊習得極精極熟，方好應用，倘有絲毫生疎，爲害不小。我家世代祖傳，不教外姓，奴家從十四歲上學起，如今已是成功。你不信，問他們這幾個，我時常教他們把亂鎗只顧擲來，我奪得他們一枝不剩。這法門是越王時一個處女傳留下的，那人想是個仙家。兄弟，你要學，我便教你，你却不敢去傳人。」永清歡喜得跳下馬來，就草地裏拜倒，麗卿也忙跳下馬答拜道：「折殺奴家。」二人便不騎馬，

往演武廳步行。永清道：「又聽說姐姐能空手接箭，可有一事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這空手入白刃裏的法兒。莫說一副弓箭，便有四五張弓射來，我兩隻手也接得及；若是百十張弓，却不能接，只好把鎗挑撥。你但不信，你此刻射我，接與你看。」永清道：「何必試？」二人上了演武廳，便坐下，從人獻茶。永清道：「小弟有件東西，要送姐姐，一則表心，二則權當聘禮，姐姐恰用得着。」麗卿問是何物。永清道：「姐姐猜猜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你肚裏的東西，我如何猜得？我用得的，無非是釵釧首飾。」永清道：「不是。」麗卿道：「不是。」麗卿道：「不是，決定刀鎗弓箭軍器之類。」永清笑道：「也不是。對你說了罷，乃是兩副猩紅黃金鎖子連環女甲——那甲又軟又輕，莫說道刀鎗弓箭，就是烏鎗鉛子，急切也鑽打不入，端的賽過搪猊。那兩副甲，是在先我姪兒祝彪，託我家叔東京製造的，要與他渾家一丈青扈三娘做聘禮，量了身材，家叔替他選了上等材料，尋東京第一等好手的甲匠，費煞工本，造就尚未寄去。家下已遭一難，那扈三娘已降了賊。此甲一時賣，又無人要。家叔故後，萬年兄到永壽司寨去了，是小弟收藏着。小弟又補授五郎鎮的防禦，不便攜帶，寄放在師父鸞廷芳家。我想如今只有姐姐用得着，小弟意欲稟明泰山，去取了他來，奉送，順便邀鸞師父來聚大義。姐姐道何如？」麗卿大喜稱謝，說道：「既蒙見賜，何不明日就去？」永清領諾。麗卿道：「殘餚尚在，我們終了席。」永清道：「小弟有酒了，夜色已深，小弟告辭，姐姐也請歸寢罷。」麗卿道：「你請自便，明日再會，我還有事哩。」永清別了上馬而去。麗卿立在滴水邊，看他出教場去了，重復轉身坐下，心中說不盡那歡喜。叫溫了酒，獨自又吃了十幾杯，覺得酒湧上來，吩咐收拾了，步出月臺邊兒上立着，叫取張椅子來。女兵連忙放在她背後。麗卿斜靠着坐下，一隻左臂擗在椅背上，一隻右腳攔在膝上，仰面看那輪皓魄，喝采不已。衆人簇簇圍的侍立着，不敢擅離。麗卿回顧衆人道：「我生平最歡喜的是月亮，這般月光下，兩陣交鋒，豈不有趣？」說罷，大笑。又說道：「我東京的箭圃，不知那

個在那裏造化。』衆人都應道：『正是。』麗卿又笑着問道：『你們看我的本領，比祝郎何如？』一個女兵會撲溝子，插嘴道：『姑娘強多哩！祝將軍與姑娘，真是才郎配佳人，天下沒有。』麗卿道：『放你的屁！我是家人，他是野人不成？豺狼還有虎豹哩！』衆人見她醉了，誰敢則聲。麗卿喉嚨裏汨的一聲，望着地下吐出一口來，叫道：『取碗茶來吃。』一個女兵忙捧過一盞來，麗卿伸着嘴呷了一呷，罵道：『討打的賤人！這般熱茶，教我怎吃？』這賤人去月臺下跪着。一盞連聲的催喝，那個敢拗她，只得推那獻茶的女兵去月臺下跪了。又罵道：『賤人！今日不來打你，明日和你算帳。舌頭被你燙得生疼！』又一個去取了杯涼茶來，一飲而盡，纔不做聲。少刻，又看着月亮說道：『我常聽得人說，下亮裏面有個嫦娥，是什麼后羿的渾家，又說那后羿一手好弓箭，到底不知是真的假的。』衆人那個都答應。忽低頭看了看，問道：『月臺下是那個伏着？』衆人道：『便是那獻茶的翠兒。』姑娘罰她跪着哩。麗卿笑道：『饒他起來。』那翠兒磕頭立起。麗卿笑道：『你上來。』翠兒走近前，麗卿道：『你去……你……你去把那枝梨花鎗取來，下次須要小心。』翠兒掙了鎗來，麗卿霍的立起身，把那件紅繡衫倒褪下來，一團糟遞與一個女兵，取了鎗，跳下月臺，衆人只得跟隨着。麗卿把那枝梨花鎗掂了掂，月光下爛銀也似的，明亮口裏說道：『鎗呵！我仗着你輔佐我的爹爹，以後掃蕩盡了梁山泊那班狗男女，我爹爹得見官家，那時你也安開了。』說罷，就那月亮地下，丟開解數，颼颼的飛舞，衆人忙都避開。麗卿舞了一回，綽鎗在手，道：『衆位將軍，那個取件兵器來，與奴家關幾合耍了？』衆裨將一齊控背道：『小將們怎上得姑娘的手？』麗卿道：『耍子何妨？我不鬪傷你們。』衆將道：『小將們怎敢放肆？夜色已深，請姑娘將息罷。』麗卿喝道：『胡說！今日若出師打仗，你們也怎般怯麼？既不敢來，速帶我馬來。』正要上馬，只見遠遠的幾對紅紗燈，衆人道：『主帥來也。』麗卿忙把鎗丟與一個女兵，那女兵不防備他，吃碰了一交，連忘爬。

起，額角上打起了老大一個疙瘩。麗卿呵呵大笑，罵道：「無用了！頭！怎去上陣？」少刻，希真已到，一個忙把那衫兒與她披了，麗卿上前道個萬福，已有些捉脚不定。原來希真知道會醉，正叫人來看他們，有人稟道：「姑娘醉了，還在演武廳上。」只不敢說她纏不清。希真早已明白，便親來看她。當時希真說道：「這丫頭怎的噹得這般醉？此刻爲何還不去睡？」麗卿道：「孩兒正要去了。」希真說：「我恐你酒後鬧事，特來看你。快上馬回去！」麗卿道：「不用騎馬，我會走。」希真道：「不要充硬好漢，只管騎了去。」麗卿告了個罪上馬，希真道：「酒越醉，禮數越多！你先走！」那馬馱着麗卿，幾個女兵隨着去了。希真待她已去，便對衆人道：「嗣後凡是姑娘飲酒，看她有七八分醉，便來稟知我，不可待到十分。」衆人領諾。希真自去安歇。衆人皆散。

次早，永清入後堂謝筵，因說道：「昨夜小婿貪杯醉也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你還好，你那夫人着實噁多了。」便叫左右去看姑娘來。

且說那麗卿正起來梳洗，忽見那個女兵包着頭，臉都青腫，驚問道：「你同那個廝打？」衆人都笑，麗卿見笑得蹊蹺，又問道：「莫非我昨夜醉了，怎的打了你？」一個說道：「並不打，姑娘把鎗丟與她，她接得不好，打了一交，姑娘還笑她沒用。」麗卿大悔道：「你看我却恁地吃到這般醉，都忘了你餘外不妨麼？」那女兵笑道：「沒事。」麗卿道：「休教爹爹得知，你們大家隱諱些則個。」正說時，適值希真來喚，麗卿出堂見了禮，與永清相見坐了。希真果然說了她兩句，麗卿笑道：「往常永不如，昨夜不知怎地，下次再不敢了。」希真道：「並非禁你不許飲酒，只是要有繩墨。年輕女孩兒，那好如此？」麗卿道：「兄弟說有兩副甲，要送孩兒。」永清便把前言說了一遍，希真甚喜道：「久聞令師纘廷芳英雄了得，得他來此相聚最好，但不知纘廷玉今在更生山何如？只是賢婿此時不可去，早晚得令兄萬年來時，須你在此好說話。」永清道：「泰山所見

甚是。』

當日午刻，報上山來道：『真將軍等，已刼了祝萬年，將次解上山來了。』希真大喜，即把永清藏了，引了衆將下山迎接。到了關下，只見真祥麟、劉麒、劉麟等一千人，刀鎗擁簇着一乘轎子，擡着那位英雄——已是繩穿索綁。希真連忙下馬，埋怨衆人道：『叫你們好好相請，爲何如此無禮？』一面上前扶出轎來，親解繩索，拜倒謝罪道：『陳希真參謁，瀆冒虎威，敢謝萬死。』衆將都拜。祝萬年連忙答拜道：『頭領何故如此？聞知舍弟永清與你交鋒，今怎地了？』希真道：『請將軍到敝寨，有話說。』萬年道：『我與頭領有何話可說？既有話，便請講。』希真道：『此處非講話之所。希真並不會與令弟交鋒，必須到小寨一行。』萬年想道：『已到這裏，便上去何妨？』遂穿了衣服，一同上山。希真另備好馬，請他騎了一同到了正廳上，大家講了禮坐下。萬年開言道：『頭領有話，但說。此處非萬年坐地，既蒙不殺，領教了便好告辭。』希真道：『我與令弟永清，係異姓骨肉，親愛無比，豈有爭鬪之理？』萬年道：『我與你何親？你既不與我的兄弟廝殺，我的兄弟現在何處？』希真便教：『請祝將軍來。』永清即從屏風轉出，拜道：『哥哥可好？』萬年一見大驚，即上前捧住道：『兄弟何故在這裏？』永清便把歸降陳希真的話……還未說完，萬年大怒，就那從人身邊抽出口腰刀，便要殺永清。吃衆人擋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屏風後麗卿提劍直透過來，大喝道：『你這廝想殺那個？』希真連聲喝退衆人，勸她進去。只見萬年雙眉豎起，大罵永清道：『辱沒祖先的畜生，何面見我？』永清跪在地下道：『哥哥請息怒，聽兄弟一言。』萬年把刀指着兄弟道：『你說你說！看你講出理來。』永清道：『哥哥不知其二……遂把魏虎臣怎地逼迫，陳希真怎地捨身入虎穴相救，不由人不感激。細細的說了一遍，一面把魏虎臣的催牌，奉與萬年觀看。萬年聽了，又把那牋文看了幾回，纔着眉，只把頭來搖。永清又把未發的……一封信，與他訣。』

別的言語遞上去。萬年把封皮拆了，讀了一遍，不覺手裏那口腰刀，跌了落來，也跪倒地下，抱住永清，只是痛哭。永清亦哭，引得衆英雄無不下淚。萬年道：『哥哥，那知你這般苦？』便轉身向希真等拜道：『舍弟深蒙將軍與衆頭領這般愛惜，但是愚弟兄不合，都是大宋臣民，斷無在此地之理，何不把舍弟交還了我，同去隱落江湖？再生之恩，世世感戴。』希真道：『將軍天下那有這等好所在？如有希真也願隨往。希真心事，你問令弟盡知。』永清便把希真避難不得的話，並自己上山時約的三件事都說了。『今哥哥不肯在此，恐官司遺累。』萬年嘆息不已，說道：『既這般說，我也只好權住在此，望陳將軍帶挈。』衆人大喜，重見了禮。希真吩咐酒筵接風。大家各談衷曲。衆人看那萬年，也生得劍眉玉面，年方二十八歲，只是風流俊俏，不及永清。真祥麟、劉麒、齊說道：『萬年兄好武藝，我等三人併他，兀自費力，幸壞了他的坐馬，方擒得住。用蒙汗藥，那裏肯上鉤？』希真道：『得英雄到此，山寨有福。』萬年謙讓，忽問道：『兄弟爲何叫主帥是泰山？』衆人把永清招親的話說了。萬年大喜，出席唱喏道：『原來主帥又是我的大親翁，怪道方纔說與我有親，不知小姐與兄弟年齒誰長？』劉廣笑道：『便是方纔提劍要同你廝併的那位姑娘。』因說及麗卿的，了得萬年甚是驚異。希真笑道：『一發叫這瘋丫頭出來拜見了。』劉麒進去沒多時，引了麗卿出來相見了。萬年道：『適纔小將誤怪舍弟一時齷齪，小姐勿罪。』麗卿笑道：『虧你男子漢，半日方說得明白。嫡親手足，你也不得！』衆皆大笑。真祥麟、劉麒、劉麟方纔得知，都稱羨道：『果然才郎佳入天下無雙。』希真道：『自此後權且兄妹稱呼。』二人領諾。萬年對永清道：『我近來也對了頭親。』永清問是那家。萬年道：『便是師父樂廷芳做媒，是他的外甥女兒姓秦，現在父母俱無，喬寓在舅母家，聞知得那女子也甚賢德。』永清稱賀，便說起泰山要請樂師父來聚義。萬年道：『你去不得，現在各處必然追捕，我代你一行，管請他來。聞師父近來情況也苦，正要去看他。』

希真大喜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萬年便帶幾個原隨的僕從下山，去請欒廷芳。麗卿便囑咐帶那甲來，萬年笑道：「他肯來便連老小一齊到，何在這副甲？」當時希真等送了萬年下山，回寨分派職事後，與劉廣、荀桓商議，真祥麟仍把守山南燧炮臺，劉麒把守山北炮臺，照應山後事務，劉麟在東山下崢嶸谷口下寨，兼管水軍，劉廣、荀桓、荀英分做兩翼，在西山下寨，范成龍管理錢糧出入，一切倉廩、麗卿在中軍做全軍兵馬總教頭，掌管操演陣法，一切功罪賞罰，劉慧娘亦在中軍掌管一切工匠器械，製造事務，永清、參贊軍機，分派停當，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打造刀鎗弓箭，鑄鍊烏鎗大砲，又挑選巧妙匠人百餘人，交慧娘憑她意思想製造攻守器具。希真道：「我等自此後，凡是官兵來戰，只深溝高壘，可以守得，不許與他對敵。若梁山泊來，便同他廝殺。」范成龍道：「現在山上錢糧不敷，一年支銷，主帥又不肯去借糧，又不肯攻打州縣，萬一被官兵屯守要害，觀我便利，一過年餘，豈不困守死了？」希真道：「我非不知，但我自有主見。攻城搶劫的勾當，我情願死也不做。」

不日，祝萬年回寨，見希真說道：「見過欒廷芳，勸他聚義，他起先不肯，小將再三說詞，他單身到此，現在山下蕭王廟內，不肯上來，要請主帥到彼一會。他說言語投機，方肯歸附。」希真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便同萬年、永清二人，帶了從騎下山，來到蕭王廟，見了欒廷芳。希真先拜，分賓主坐下。希真看那欒廷芳，生得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海下一部虬髯，身上甚是藍縷，果然是個英雄。談論了半日，彼此都是天神下界，又係同部，自然情投意洽。當下欒廷芳大喜道：「早知如此，相見恨晚。二位賢弟且陪陳頭領回寨，我歸家收拾了，便一齊都來。」希真甚喜，只見廷芳又低頭說道：「小可有一言奉告。」希真道：「願聞。」廷芳道：「實因舍下寒微，來此盤纏俱無。」希真豐然道：「我幾忘了！」忙教人山寨裏去取到黃金二鑑，又白銀二百兩，一併送與廷芳，廷

芳收了。永清又道：『弟子所寄的兩副女甲，望同攜來。』廷芳道：『萬年賢弟已對我說了，我此番便帶來。』不說希真等回寨。

且說欒廷芳不日趕回家中，收拾起了，裝了兩輛太平車子，同了妻房并甥女秦氏，一齊起身，把些眼都還清了，就把那兩副甲，用油紙包好，放入箱內，外面又用粗入板箱護着，裝入車內。自己騎了那匹舊日的戰馬，行了一日，當日無話。次日，重復起行，忽遠遠望見一簇人，都騎着馬奔來，手中俱有兵器，約有二三十衆。欒廷芳道：『歹人來了！』便約退了車輛，取那兩口日鋼刀，懸在腕下，只見那夥人撲到面前，爲首一個大漢，乃是個少年英雄，面如冠玉，軍官打扮。那人見了欒廷芳，叫聲阿呀，翻身下馬，拜在道旁。廷芳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欒廷玉的徒弟傅玉，現爲東平都監。廷芳大喜，也忙下馬相見。廷芳道：『賢弟何往？』傅玉道：『奉樞密院劄子，調往青州馬陘鎮，補授馬陘鎮都監。』廷芳道：『可喜！那裏總管是雲天彪，聽說那人英雄，而且仁義待人，你去他標下，却好。你此去想是過更生山。』傅玉道：『正要順便去見師父。』廷芳道：『最妙，我正好託你帶一封信，前面不是一座廟，我們就到那裏去。』衆人都上馬，車仗在路上等着，一行人都到廟裏，同廟祝討副紙筆，那廟祝見傅玉，恁般軒昂，連忙捧過文房四寶來。欒廷芳備細寫了那信，交與傅玉。傅玉問道：『師叔如今挈家何往？』廷芳道：『不瞞你說，我因困守不過，已與陳希真相訂，投猿臂，竄入夥去了。』傅玉大驚道：『師叔，你爲何也起這念頭？只要清白，貧賤何妨？師叔既苦不過，何不屈到弟子任上去，將來好歹博個功名，何必失足綠林？』廷芳道：『承賢弟美意，但我也不能盡爲貧困，世上的酸鹹，我也嚐些過。那陳希真却不如別處草寇，他並不拒敵官兵，並不滋擾地方，他一心只指望勝得梁山，作贖罪之計，而且爲人正直。我到那裏，倒有個出頭日子，况祝萬年兩弟兄也都在彼，昨日我已相訂了。賢弟，勸我去罷。』傅玉見勸不住，又聞得萬

年永清兩弟兄也去了，長嘆一聲道：『天道何故如此！』便叫從人取出一包銀子，送與廷芳道：『師叔權買些路菜。』廷芳道：『我盤纏俱有，你不要費心。』便起身道：『奉託之事，望勿遲緩，相見有日。』說罷，便出山門，仍就掛了雙刀，傳玉相送上馬，揚鞭竟去。傳玉嘆息不已，回頭見那廟祝候送，傳玉吩咐謝了廟祝，帶了從騎，奔青州去了。

那欒廷芳上了大路，帶着老小進發，不日到了猿臂寨。衆英雄都接上山，聚義廳上敘了禮。希真早已收拾了房間，當時安頓了廷芳的老小。一面叫山前山後都來參拜了，新頭領殺猪宰羊，安排筵席。欒廷芳就把那甲箱取來，交代永清，當廳打開。麗卿已立在老兒背後，開了箱，扯去油紙，取出那兩副甲來，只見霞光燦爛，渾身上下都是金鎗連環，九龍吞口，前後護心明鏡，周身猩紅襯底，衆人一齊喝采。希真便教麗卿披上，麗卿大喜，叫那裨將脫去了罩衫兒，幾個女兵上前，取那甲來披在身上，搭好扣子，果然又輕又穩。麗卿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盼望了多日，取來却穿不着……

不知爲何穿不着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

陳麗卿力斬鐵背狼

祝永清智敗艾葉豹

却說麗卿得了那甲，爲何穿不着？原來那副甲長出頭二寸，側面兩扇捲雲披風，長過裙子，直拖着地。衆人道：『可惜忒長。』麗卿道：『取那副來看。』欒廷芳道：『兩副都一樣尺寸。』麗卿道：『這却怎處？』希真笑道：『這也不難，你今年十九歲，身子還要長添哩，再過幾年便穿得。』麗卿道：『却如何等待得？我想可以改得。』便喚了甲匠來看，那甲匠道：『攔腰處獅蠻帶下有接縫，抽短來不妨，只是改掉可惜。』麗卿道：『你

休管他可惜，只要改得看不出，仍舊要堅固，又要快改得好，從重賞你。倘改壞了我的，要你兩條腿回話。」甲匠道：「姑娘放心，小人用心做便了。」當廳領了那一副甲去。麗卿吩咐尉遲大娘：「把這一副收好了。」穿了衣服，拜謝了永清。

自此欒廷芳祝萬年，都歸了猿臂寨，權坐客位。每日辦酒筵慶賀。希真問起欒廷玉的消息，欒廷芳道：「家兄因那年祝家莊兵敗之後，落荒逃到小將處，一同到泰安府，求發官兵報仇。因耐那知府賀剛畏懼，不肯發兵。家兄屢要自盡，經小將再三哭勸，就在小將署內住了，悔得大病了一場。過得幾年，小將罷職閒居。家兄見小將家業蕭條，自去奔更生山鎮上，開了個酒肉飯店，不時有信來往，也說不甚賺錢。梁山泊那廝當年，只道家兄已死，也不來根尋。家兄恐被他識得，改換了姓名。別人也不得知，只有他幾個徒弟，如永清萬年二位賢弟，便曉得。」希真感嘆不已，說道：「他這般情況，何如也到這裏來？賢壻與尊舅，那位肯去走遭？」廷芳道：「不勞主帥就憂，小將來時，曾途遇他的徒弟傅玉，小將備細寫了一封信去。他若得知與祝家莊報仇，又知小將與二位賢弟在此，必然肯來。」希真與衆人聽罷，大喜。萬年永清齊聲道：「得師父師伯來此相助，破梁山報仇有日了。」麗卿道：「這兩日秋高氣爽，正好用兵。再落下去，天寒冰凍，動手不得。奴看衆兒郎近來陣勢技藝，也都純熟了，乘此際會，便起兵去勦滅了梁山泊那夥男女，不但報了冤仇，也教官家識得爹爹是個好人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不省得大事，休要多說。」

不日，差往梁山去的細作回來，報稱梁山泊將兗州府飛虎寨兩處，都打破了，知府被殺，飛虎寨總管真茂戰死，城池地方，都被梁山奪了去也。希真大驚。數日間，東京細作也回，報稱朝廷因宋江屢次攻打城池，天子震怒，特命神師道爲山東安撫使，起兵征討梁山。希真大喜，因對衆人道：「梁山泊勢燄浩大，他招致我們

不得，必來攻打。這廝又并吞了兗州，運糧甚便，若由青雲山進兵攻我，勢甚利害；我這裏兵微將寡，糧草又不敷，如何抵敵？青雲山正當衝衢咽喉，十分險峻，他若當做門戶，進戰退守，我等只好束手待斃。我的意見，乘師道起兵，梁山泊照應西路官兵，天與我這機會，切不可失，可速去奪了他那青雲山，先佔了要害，南臨蘆川，北據虎門，這裏四週園有肥田數千頃，就招撫流民耕種。梁山泊來攻時，我也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。老種經略相公，三代名將，用兵如神，決能勝得宋江，我就到他軍前首先投誠，助他夾攻梁山，求他在天子前爲我等開罪，那時也不怕高俅童貫怎的奈何我們。此議如何？」衆將都道：「主帥高見極是。」劉慧娘道：「甥女每於夜色晴明之天，登山頂觀看天象，見青雲山東南方有白光浮起，下面必有銀礦，估來約有數百萬之數。若勦了青雲山，此礦亦好開作軍餉用。」希真道：「如此恰好，便是青雲山的錢糧，也甚富足。只是那廝兵馬強壯，有一萬多人把守，急不易取。那位肯守山寨？老夫須自去走遭。」只見永清立起身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小婿不才，蒙泰山這般愛憐，倘肯委用，願提二千人馬，代泰山一行，管取了青雲山，雙手獻上，以作進見之禮。只是便得了青雲山，那魏河以北，張家道口，離得蘆川又遠，都是平原曠野，散漫無收，梁山泊大衆擁來，我兵少仍難把守。」希真大喜道：「賢婿肯去，吾甚放心。至於把守之說，我另有妙法。」麗卿道：「既是兄弟去時，孩兒願同往。」纓廷芳道：「聞得狄雷那廝，使兩柄赤銅鎚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不可輕敵。」麗卿叫道：「他也不過是個人，你們都好去，單是奴家怕什麼？萬夫不當，我便活捉了這萬夫不當來。」捉不得也割了他的頭與你看。我偏要去。」永清道：「姊姊同去最好，只是要依着將令，不可混出主意。」希真道：「我也爲此放心不得，你既要去，諸事都要聽兄弟的號令，不可執阿姊身分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不怕碎煩，吩咐多次了。兵權在他手，那有顛倒做之理？他要我怎地便怎地，如何？」衆人皆大笑。當日議定了。永清領兵，請纓廷芳，祝萬年，真祥